

卷九

新刻全像水滸傳卷之一

書名 新刻全像水滸傳一百十五回 崇禎中
 富沙劉氏刊本
 撰者 元 施耐菴 撰
 卷九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說公案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22
 編號 D8682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8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22](#)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新刻全像水滸傳一百十五回 崇禎中富沙劉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詞曰人稟陰陽二氣仁義禮智天成浩然配平寒蒼冥可託六尺孤
 能寄百里命閑閱水滸全傳論天罡地殺威名逢場何辨偽與真赤
 心當報國忠義實堪欽

紛紛五代亂離間
 草木百年新雨露
 尋常巷陌陳羅綺
 人樂太平無事日

一日雲開復見天
 車書萬里舊江山
 幾處樓臺表管絃
 鶯花無限日高眠

此乃是宋太祖朝中一個名儒姓邵諱堯夫道號康節先生所作為

錢塘 施耐菴 編輯
 富沙 劉興我 梓行



中原國號大宋建都汴梁九朝皇帝班頭定四百年
 英雄勇猛智量寬宏一條桿棒打
 此乃是宋太祖朝中一個名儒姓邵諱堯夫道號康節先生所作為

劉唐送宋江上船



蓋曰要殺文炳容易爭奈没人識得路徑薛永曰小弟在無爲軍我去打听一遭宋江曰若得賢弟去最好薛永去了宋江與眾頭領商議整頓軍器疋候只見薛永引一人回到庄上來拜見宋江那人怎生模樣有詩爲証

智高胆大性如綿

黑瘦身材兩眼鮮

江湖第一裁縫手

侯健人稱通臂猿

宋江便問這位壯士是誰薛永曰這人姓侯名健祖居洪都人氏江湖人稱他第一手裁縫槓使鎗棒曾拜小弟爲師人見他瘦都喚做通臂猿在黃文炳家做衣服因見小弟特邀至此拜見兄長宋江大喜便問江州消息薛永道如今蔡知府差人星夜申奏朝廷城中曉夜隄備小弟又去無爲軍打听遇見侯健尽知備細宋江曰候兄何以知之侯健曰小人在黃通判家做衣服遇見師父提起尊兄大名說此一事小人特來報知文炳有个親兄文輝平生好善濟貧救苦人都叫他做黃佛子那文炳叫黃鋒刺見有勝于已者妬之不如已者害之兄弟兩處住共一條巷出入小人在他家時听得文炳回來說這件事知府已被瞞過了却是我點撥他文輝听得罵曰這事與你无干何故苦七害他倘或有天理之時却不反招其禍這兩日所

薛永引侯健報消息



得劫了法場好生吃驚昨夜去江州探望蔡知府與他計較尚未回來宋江曰文炳與他哥哥家隔多少路侯健曰只隔中間一个菜園宋江曰天教我报仇特送這個人來他哥既然

仁德不可害他我有一計教穆太公討八九十个布袋却要百十束芦柴用着五隻大舡兩隻小舡張順李俊駕兩隻小舡如此行事五隻大舡用着張橫三阮童威護送侯健引着薛永白勝先去無爲軍城中藏了來日三更爲期只听放起帶鈴鶻鴿爲号教白勝上城接應先插一條白絹號帶近文炳家便是上城去處再教石勇杜遷扮作乞丐去城門边埋伏只看火起爲號便下手李俊張順只在江上往來巡緝策應宋江分撥已定各自去了眾頭領準備器械分派下舡只留朱貴先使童猛掉一隻快舡前去探路其餘依次望无爲軍來那條大江潯陽揚子江從四川直到大海一派共計九千三百里併万里長江中間通多

萬里長江似水傾 東連大海若雷鳴 滔天雪浪令人怕
滾上洪波誰不驚 千古戰爭思晉宋 三分割據想桓靈
乾坤草昧生豪傑 搖動貔貅百万兵

衆好漢殺文炳全家



是夜初更大小船隻俱到江岸只見童猛回來報道城中並無動靜宋江令衆人把沙土布袋芦草乾柴都搬上岸就城邊堆垛了只留張橫二童三阮守船接應其餘頭領都奔城邊來正打三更便放起帶鈴鵝鳴只見城上監起白號帶宋江引衆好漢下城運到文炳門前却見侯健在門簷下宋江分付曰你去將菜園門看了如此而行軍法把芦柴堆在裡面侯健舉火點着出來却去敲門叫曰隔壁失火快開門裡面听得起來看時望見火起連忙開門出來見蓋宋江將殺將人去把文炳一家大小五十口尺皆殺了只見文炳衆好漢將他金銀收拾尺扛箱籠奔城上薛永放火將文炳房屋燒了石勇杜遷殺倒把門軍士李逵砍斷鐵鎖大開城門張橫三阮兩童都來扛擡財物上船無爲軍那個敢出來追趕都投稷弘庄上來江州城裡望見無爲軍火起慌報本府文炳正在府裡議事听得報說慌忙辭了知府下船望無爲軍來看見火勢猛烈照得江面通紅看搖到江心裡只見一隻小船從江面搖過去了不多時又見一隻小船望着江船撞將來從人喝曰甚麼船敢如此直撞來李俊曰去江州城報失火的船文炳便出問曰那里失火李俊曰黃通判家破

李俊張順捉黃文炳



梁山泊好漢殺了一家人口劫去家私放火烧屋文炳叫声苦李俊听了撓鉤搭住跳過船來把麻索綁了那官船稍公只顧下拜李俊道我不殺你們只回去報與蔡知府道俺們梁山泊好漢掉船運來稷太公庄上來把文炳綁在柳樹上宋江罵曰我與你无仇如何教唆知府殺我兩個你兄文輝修善人做稱他黃佛子我不敢分毫侵犯他你這厮只在鄉中害人都叫做黃鋒刺我今日且除了你文炳告曰小人自知過失只求快刀宋江問曰那个兄弟下手李逵便拿尖刀指着文炳笑道你這厮今日要快死老爺却要我慢死便把尖刀先從腿上割起討盆炭火來當面炭火上炙熟下酒割一塊炙一塊不片時炙了李逵又將文炳胸膛割開提出心肝與衆好漢看就堂上與宋江賀喜有詩爲証

文炳趨炎巧計乖

却將忠義苦推排

奸謀未遂身先死

難免剜心炙肉災

只見宋江跪在地上衆頭領慌忙都跪下齊曰哥上有甚事但說不妨宋江曰小弟自從刺配江州經過之時多感晁頭領并衆豪杰若上相留多感衆豪杰力救殘生又蒙報了冤仇

宋江邀眾上梁山泊



恩同天地今日開了兩座州城必然申奏天子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未知眾位意下如何若是同去者即今收拾便行如不願去一祈尊命只恐事發反遭負累望乞尋思言未畢李逵

跳將起來叫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吃我一斧砍做兩截宋江笑曰要人心意肯方可眾人曰如今殺了官軍申奏朝廷必然起軍來捕捉若不隨哥去却投那里去宋江大喜當日先叫朱貴宋公回寨報知次後分作五起進程第一起晁蓋宋江花榮戴宗李逵第二起劉唐杜遷石勇薛永侯健第三起李俊李立呂方郭盛童威童猛第四起黃信張順三阮第五起燕順王矮虎穆弘穆春鄭天壽白勝穆弘帶了穆太公并家小將家財并文炳金銀裝載上車放起火燒了庄院投梁山泊來且說第一起帶着車仗在路行了三日來到地名黃山門宋江與晁蓋曰這座山莫不有大顆在內可着人催趨後面人馬快來一同過去說猶未了山嘴上鑼鳴鼓响閃出三五百嘍囉擁着四個好漢勒馬向前問曰來者莫非宋公明麼宋江向前答曰小可便是四個好漢听了下馬拜曰俺們弟兄等候多時不期今日得見仁兄之面請到小寨宴備樽酒權當接鋒望眾好漢同到敝寨片時宋江大喜扶起四位逐一請問大名為首的姓歐名鵬乃黃州人氏

宋江途遇四箇好漢



守把大江軍戶因惡了本官逃在江湖上綠林中熬出這個名字喚做摩雲金翅有詩為証黃州生下英雄士力壯身強武藝精行步如飛才出眾摩雲金翅是歐鵬

第二箇姓蔣名敬乃湖廣南潭州人氏原是下第舉子出身善文就武精通書史亦能鎗棒人都叫他做神筭子有詩為証

高嶺尖峰智慧精光明何處可屯兵神筭人稱蔣敬名

湖南秀氣生豪杰神算人稱蔣敬名

第二箇姓馬名麟乃南京建康人原是小番子開洪出身能吹双鉄笛使得好大滾刀人都叫他做鉄笛仙有詩為証

鉄笛一聲山石裂銅刀兩口鬼神驚

馬麟容貌真奇怪人道神仙再降生

第四箇姓陶名宗旺祖是光州人氏庄家出身慣使一把鉄鍬能使鎗輪刀人都喚做九尾龜有詩為証

這四箇好漢接住宋江晁蓋花榮戴宗李逵相見先把數盃後面頭領陸續都到相見邀請

宋江晁蓋梁山聚義



衆位上山家都到聚義所上相會廵席宋江典將敬等曰今次宋江同晁天王哥上梁山泊去未知四位好漢肯同往否四人答曰若家不棄情願執鞭相隨宋江晁蓋大喜便收拾

起行下山進發依列而行四个好漢收拾金銀寺項燒燬寨柵隨卽第六起登程早到朱貴酒店裡吳用公孫勝林冲等引衆頭領下山迎接到聚義所上焚起一炉好香晁蓋便請宋江爲寨主宋江曰感蒙衆位拔性命哥上原是寨主如何却說不木若要堅執相讓宋江就碎下山晁蓋曰當初若非賢弟救我七人上山焉有今日相聚你正是山寨恩人宋江再三推辭晁蓋坐第一位宋江坐第二位吳用坐第三位公孫勝第四位宋江曰梁山泊一行頭領去左邊次坐新到頭領右邊位上坐待日後出力多寡別行定奪衆人口哥上言極當共是四十四位頭領是日慶賀筵席宋江說起江州造謠言的事李逵曰我們許多軍馬便可作反晁哥上便做大皇帝宋哥上做小皇帝吳先生做丞相我們都做將軍殺去東京奪了帝位却不更好戴宗喝曰鉄牛你今日

總到這裡要听兩位哥上号令再如此多言先割你頭爲令以儆後人李逵曰我只吃酒便了衆好汉都笑晁蓋先令安頓穆太公一家老小將文炳家財賞勞出力喽囉便教恭拜了

宋江奔古廟中躲身



新到頭領後取出信籠交還戴宗收用戴宗收回廐內公用連口山寨作賀筵席上宋江對衆頭領曰宋江有件大事要稟衆弟兄欲下山走一遭乞假數日未知衆位肯否晁蓋問曰賢弟今欲何往幹甚麼事宋江說出這個去處正是鎗刀林裡再逃一遍殘生山嶺傍邊傳授千年勳業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還道村受三卷書 宋江遇九天玄女
爲人當以孝爲先 定省應須效聖賢 一念不差方合義
寸心无愧可通天 路道不遊非僥倖 神授天書豈偶然
遇宿逢高先降說 宋江原是大羅仙

却說宋江在筵上對衆好漢曰自家收讓到此不知老父在家何如我今做下這般大罪恐老父性命難保回去搬取老父上山以絕聖念不知衆弟兄肯容否晁蓋曰這是大事如何不依只是衆兄弟連日辛苦再停兩日點起山寨人馬去接宋江曰只恐江州追捉家屬事不宜遲不須點人馬只自己潛回取老父連夜上山若是帶伴去時必然驚嚇鄉里反爲不便當日宋江戴上繩笠綽條短棒便辭下山衆頭領送過金沙灘自回宋江取路投鄆城縣來行了三日奔到宋家庄敲後門只見宋清出來開門見了哥上驚問曰哥上

趙能趙得搜尋宋江



你在江州幹的事，這裡都知道了。本縣差兩個都頭，每日來勾我們，不得轉動，只等三州文書到來，便捉我父子監禁。時候，你正犯你，快去梁山泊請眾頭領來救。父親宋江听了，轉身

便走。是夜月色朦朧，宋江只取小路，走了一個更次，忽听背後發喊，叫道：「林走家江正走之開，看那去處，却是還道村。原來四圍都是高山峻嶺，中間只一條路入來。」宋江欲待回身，背後趕來的人，把住路口。宋江奔入村裡，看見一所古廟，宋江推開廟門進去，只听外面有人叫曰：「走，在這廟裡。」宋江听是趙能聲音，急沒躲處，見那殿上一個神厨，宋江揭起帳幔，鑽入神厨裡，伏在厨內。外面趕的人，拿着火把帶將入來。宋江門縫看時，趙能趙得引着四五十人，拿着火把各處照着，照上殿來。宋江曰：「我今番走了死路，望神明遮護。」那眾人不知照着神厨裡。宋江曰：「却是天幸，只見趙得將火把來神厨裡，照火烟冲起一片屋塵，落在趙得眼裡，迷了眼，便將火把丟在地下，引土兵去了。只听土兵說：『都鎮你看廟門上兩個塵手跡，必在裡面去了。』」趙能曰：「我自照一照，揭起帳幔，來看，只見神厨裡面捲出一陣惡風，將火把吹滅。」趙能曰：「想是神明怪我，只在村口待天明，再來搜尋。」宋江在神厨裡睡去，夢見後面有人出來，只見兩個青衣童子，逕到厨邊，曰：「小童

青衣引宋江至官殿



奉娘上法音來請星主赴官，敢煩便行。宋江曰：「我自姓宋名江，不是甚麼星主。」青衣曰：「星主到彼，便知。」宋江隨着青衣轉過殿側，看一座墻角門，青衣曰：「星主從此進來。」宋江跟入，進

來看時，星月滿天和風拂，四下都是茂林修竹。宋江行不過一里，前面一座青石橋，兩邊都是硃紅欄杆，中間一座硃紅流星大門。宋江看時，尋思曰：「我生居鄆城縣，不曾听得有這箇去处，心中驚恐，不敢動脚。」青衣引入門內，有箇龍擺引至大殿上，見掌扇齊開，殿上端坐一位娘娘，頭戴珠冠，身穿絳衣，手執玉圭。宋江伏在地下，曰：「臣乃下濁庶民，不識聖上，伏望大慈俯賜矜憐，御簾內青衣傳旨，教請星主坐。」宋江那里敢抬頭，四個青衣扶宋江綉墩坐下，殿上喝聲捲簾，四個青衣將簾捲起。娘娘問道：「星主別來无恙？」宋江起身再拜曰：「臣乃庶民，不敢仰觀聖容。」娘娘曰：「星主至此，不必多禮。」宋江總敢抬頭，見殿上金碧輝煌，兩傍青衣童子，擎扇侍從，正中七宝九龍床上，坐着娘娘，手執白玉瓊命，青衣獻酒，兩個青衣女童手執金瓶，斟在玉盞。青衣遞酒與宋江，宋江接過玉盞，跪飲一盃。宋江覺道：「那酒馨香，馥郁，露酒心。」又一箇青衣捧過一盤仙棗，奉與宋江。宋江恐失狀，面只取三個，就而食之。懷核在袖，青衣連勸宋江飲了三杯仙酒，三杯仙

亥女賜天書與宋江



東覺道春色微醺又恐酒醉失礼再拜曰臣不勝酒量乞娘免賜娘曰既是星主不能飲酒可取三卷天書賜與星主書衣將玉盤托出黃袍袍包三卷天書遞與宋江宋江拜受

看時長五寸闊三寸不敢開看再拜而受娘曰吾傳汝三卷天書汝可替天行道全忠仗義為臣輔國安民他日功成陞為上卿吾有四句天机汝當記取勿泄於人宋江再拜問曰願聞法旨臣不敢輕泄於世人娘娘曰

遇宿重重喜 逢凶不是凶 此幽南至陸 兩處建奇功

宋江所畢娘曰又曰玉帝因星主魔心未斷暫貶下方不久回登紫府此三卷天書功成之後便可焚之勿留於世汝當速退便令青衣急送星主回去宋江拜謝跟隨青衣女童下殿行至石橋邊青衣曰恰纔星主受驚不是娘護佑已被擒矣天明自然脫離此難星主看石橋下二龍相戲宋江看時果見二龍相戲二青衣望下一推宋江大叫一声却撞在神厨內覺來乃是南柯一夢宋江起來三更時分袖下裡摩摩求孩三個帕包三卷天書又覺口裡酒氣宋江想曰這夢奇異此間神聖靈顯不知是何神明揭起帳幔看時是个娘正和夢中的一般宋江曰這娘呼我做星主想我前生非等

宋江遇梁山泊救兵



賜人也這三卷天書必然有用分付我的四句天机謹記在心青衣女童言天明時脫離此厄不免出去便換了短捧走下殿來仰面看那牌額上刻着四个金字亥女之廟宋江拜謝有詩為証

還道村中夜避災 荒涼古廟且藏埋

只因一念通冥漠 方得天書降下來

宋江悄悄出來听得前面喊聲尋思曰又不濟事急走樹後去躲只見

士兵喘做一堆宋江叫道神聖救命却樹後看時趙能也搶入來又叫

我們都是死也却見李逵走將入來拿着兩柄板斧喝曰奸賊休走趙

能正走間被廟前樹根絆倒李逵趕上一斧砍作兩段將士兵趕殺四

散走了宋江看見背後又趕上三箇好漢劉唐石勇李立說道這廝殺

散了只尋不見哥怎生是好石勇曰松樹後有一個人宋江方敢出

來叫道感謝眾弟兄又來救我三个好漢見了宋江大喜曰快去報典

屍頭領得知石勇李立分投去了宋江問曰你們如何知來這里救我

劉唐曰哥下山時晁頭領放心不下便教戴院長來探听哥下落晁頭領只恐哥有

失半路遇見戴宗說兩個賊頭趕哥上晁頭領說分付戴宗下山只留吳軍師公孫勝

全錄水滸傳卷第... 七

公孫勝辭眾回看母



阮氏三雄守寨其餘兄弟都要來此尋哥上趕入還道村口把這廝們殺了只有這几个奔入村裡李逵和我們趕入來得遇哥上只見石勇引晁蓋花榮秦明眾好漢來相見了宋江

作謝晁蓋曰賢弟不听愚兄之言險些兒又誤事矣今尊令弟家眷我先教戴宗杜迂宋方送上寨去了宋江所得大喜遂與晁頭領上馬回梁山泊聚义廝上相見請宋太公宋清出來宋江見了大喜再拜曰宋江不孝之子有累父親今日團圓皆賴眾弟兄之力也令宋清拜謝了眾頭領晁蓋引眾頭領恭拜宋太公已畢設席作賀忽然感動公孫勝念頭思憶老母在剡州遂起身對眾位頭領曰感蒙眾位相待貧道許多時恩同骨肉奈小道到寨未知老母如何恐本師真人懸望今欲回去省親一遭過三五月再來相見以滿小道之心晁蓋曰既如此說難以阻當來日餞行公孫勝謝了當日席散次早晁蓋等排筵閣下與公孫勝餞行公孫勝扮作雲遊道人晁蓋托出金銀一盤相送公孫勝收了一半打箇稽首相別望剡州去了眾頭領却待上山只見黑旋風李逵放聲大哭宋江問曰兄弟因甚大哭李逵哭曰這個也去取冬那個也去取娘偷鉄牛是土坑鑽出的我老娘在家我哥上又在別人家做長工如何養得我娘我去取來這里快

朱貴遇李逵看榜文



活幾時也好宋江曰你在江州殺了許多人那个不認得你况又形貌兇惡倘有疎失路途又遠如何得知打听平靜了去取不遲李逵曰哥上你是个不平心的人你的爹弟便要取

上山來快樂我的娘由他在村裡受苦氣殺鉄牛也宋江曰兄弟你既要去取娘依我三件事便放你去李逵曰你說來我听宋江說出那三件事直教高山頂上殺猛獸沂水縣中損生靈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假李逵剪徑劫单人 黑旋風沂嶺殺四虎

家住沂州翠嶺東 殺人放火恣行兇 因食虎肉双睛赤

好吃人心兩眼紅 閑向溪邊磨板斧 悶來嶺畔砍喬松

有人問我名和姓 撼地搖天黑旋風

宋江曰第一件路上不可吃酒第二件悄悄地取了娘便來第三件你

使的双斧休要帶去路上小心李逵曰這三件事有甚麼依不得我今

日便行李李逵拿條朴刀帶了一錠大銀辭別眾人去了宋江放心不下

對眾人曰李逵此去必然有失不知眾兄弟誰是他鄉中人可令他去

探听消息杜迂曰只有朱貴是沂州沂水縣人與他是鄉里宋江教請朱貴到宋江曰李逵

回去撇取老母誠恐路上有失今知貧弟與他同鄉煩你去他那裡探听一遭實曰小弟親

假李逵遇真黑旋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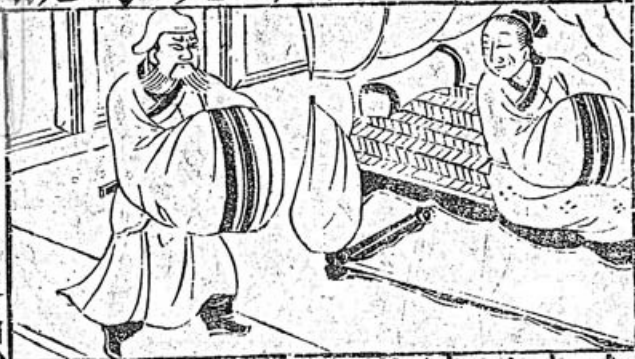
兄叫做朱富在本縣西門外開店小弟便回家看望二遭便辭眾頭領下山還奔沂州去了且說李逵來到沂水縣西門外見簇人看榜李逵續在人叢中所得請榜第一名正賊宋江係鄆城縣第二名賊戴宗係江州兩院押獄第三名從賊李逵係沂州沂水縣人李逵背後听了只見朱貴拖住叫曰李大哥跟我來說話二入來到西門外酒店後房坐下朱貴曰你好大膽那榜上明寫賞一萬夫錢捉你还敢立在那里看榜宋公明哥上怕你到這里弄出事來却使我趕來打听你消息李逵曰你如何認得這酒店朱貴曰是我家兄朱富家裡我因做客消折本錢就於梁山泊落艸今次方回便教朱富來與李逵相見了朱富置酒款待李逵曰哥七分付教我不要吃酒今日已到鄉里便吃兩杯无妨當夜吃到四更李逵趁殘月便投村裡去朱貴曰快取母親來和你回寨李逵提朴刀出門投百丈村來約行數十里天色漸明時值新秋樹林邊轉出一條大溪喝曰來人留下買路錢李逵看那人肘手拿兩柄板斧把墨搽在臉上李逵大喝一声你這厮是誰在此剪徑那溪曰老爺叫做黑旋風李逵大笑曰你這厮也將老冬的名字在這里胡行便挺朴刀直奔那溪那溪却待要走被李逵腿上一朴刀搨番在地一脚踏住胸

黑旋風奮怒殺李鬼



勝喝曰我正是江湖上好漢黑旋風李逵你這厮敢辱我的名字那漢曰好漢饒命小人盜李命七名目胡亂在此剪徑但有孤客經過听說黑旋風名字便撒行李走了得些利息不敢害人小人叫做李鬼李逵曰可恨這厮壞我名目奪過一把斧來便要砍下去李鬼忙叫曰爺且容恕小人家中有九十歲老母爺若殺了小人老母必是餓死李逵听了尋思曰我特來取娘却到殺了一个弄娘的人便曰且饒你命從今再休坏我名目李鬼曰小人便回家改業李逵曰你却存奪順之心我典你十兩銀子做本錢取出一錠銀子與之李鬼拜謝去了李逵提了朴刀投山僻小路走到已牌見山凹裡兩間草屋李逵走到那人家裡一個婦人出來鬓邊插着野花搽一臉脂粉李逵放下朴刀曰嫂我是過往客人肚中飢餓尋不着酒店我與你一貫錢央你買些酒飯吃那婦人見李逵這般模樣答曰酒却沒處買飯便做與你吃李逵曰也罷那婦人向厨中做飯李逵轉屋後淨手見个漢子擲脚從山後回來婦人問曰大哥在那里來為何閃了腿那漢應曰大嫂你道我受鳥氣麼今日出去却遇真黑旋風的馱鳥倒吃他一朴刀搨番在地定要殺我吃我假意告道家中有九十歲老娘无人弄贍那厮真个信我饒了性命又與

黑旋風到家見母親



我一錠銀子做本錢教我改業養母我恐怕他知趕來故從山後走回那婦人曰休要高聲
恰纔一個黑大漢來家教我做飯莫不是他你去看看他時放些麻藥在菜中麻藥謀他些

金銀李逵听得耐這廝我却饒他性命又與十兩銀子他反要害我
走到後門边正遇李鬼劈胸揪住拔出腰刀砍下頭來却奔前門尋那
婦人不知走那裡去了李逵入房中搜出首飾又去李鬼身上搜出那
錠銀子却去鍋裡看時飯已熟了李逵却去李鬼腿上割下兩塊肉來
炭火上一邊燒一邊吃吃得飽了放起火來提了朴刀自投山路去了
那茅房都被燒毀沒了有詩為証

劫掠資財害善良

誰知天道降災殃

家緣燒盡身遭戮

到此番為沒下場

李逵趕到董店時日已平西奔到家中听得娘在床上問曰是誰李逵
入內看時娘双眼都瞎了坐在床上念佛李逵曰鉄牛回家來看娘
曰我兒你去了多時我因思量你哭得淚乾瞎了双眼李逵尋思曰我
若說在梁山泊落艸娘定不去我只哄他便了便曰鉄牛如今做了官特來取娘赴任娘曰
你怎生和我去逵曰我背娘到前路去討車兒載你娘曰你非大哥來商議逵曰替他做甚

李逵引庄客捉李逵



麼正待要行只見哥哥李逵提一確飯入來李逵見了便拜曰哥多年間別李逵罵曰你
回家又來負累人娘便曰鉄牛如今做了官特來取我李逵曰他當初打死人教我受苦他
前日和梁山泊賊人劫了法場如今在梁山泊做强盜前日江州行移
公文到來着落原籍追捕正犯却要捉我到官只得央財主替我去縣
分說方免見今出榜賞三千貫錢捉他他却來家哄說做了官逵曰哥
上不要焦燥一發和你同上山去快活李逵大怒放下飯確去了李逵
曰他這口氣必然招人來捉我了便取一錠大銀放在床上背起娘提
了朴刀出門望小路便走却說李逵走去財主家報了領庄客趕到家
裡看時不見了娘只見床上一錠大銀李逵討道鉄牛留下銀子
背娘去必是梁山泊有人和他同來我若趕去到他害了性命却對
庄客曰鉄牛背娘去不知那條路去了便同眾庄客回話去了却說李
逵背娘走到沂嶺下天色晚了捱上嶺去娘叫曰我口渴討些水來我
吃逵曰老娘且待過嶺去人家做些飯吃娘曰我口乾當不得逵曰我

也口乾便把娘放青石上坐分付外曰耐心坐一坐我去尋水來你吃李逵听得水响走了
三个山脚纔到澗边吃了幾口水尋思曰怎得這水上去起身看山頂上有个庙宇扒上看

李逵沂嶺怒殺四虎



時乃是泗州大聖祠面前有个石香炉，拿下溪來裝水走上嶺時不見了娘，李逵大哭四下里尋不見，只見地下血跡，心中大疑，跟着血跡尋到一個洞中，見兩個小虎子，舐着一條人腿。李逵怒曰：我為老娘受苦，背到這里送來你吃，心頭火起，挺刀把兩

個小虎搥死，伏在洞裡向外看時，見个母大虫，望洞裡來。李逵曰：正是這孽畜，吃了我的娘，拔出腰刀在手，那母大虫到洞口，先把尾去洞裡一剪，後半截身入去。李逵在洞裡把刀向大虫尾底下，尽力截中。母大虫驚門和那把刀，都插入肚裡，那大虫吼了一聲，發疼，跳過洞邊死了。李逵却拿朴刀趕出，只見樹後大吼一聲，又跳出一隻虎來，望李逵一撲。李逵便越着大虫，勢力挺刀一搥，正中。大虫項下，听得响声，登時死在岩下。李逵殺了四虎，身体困乏，走到泗州廟裡，睡到天明起來，收拾娘親骸骨布衫包了，埋在廟後。李逵大哭一場，有詩為証：

沂嶺西風九月秋，雌雄猛虎聚林坵。
因將老母身軀啖，致使英雄血淚流。
手執鋼刀尋虎穴，心如烈火報冤仇。
立誅四虎神威力，千古傳名李鉄牛。

李逵肚飢，提了朴刀，走過嶺來，只見七個獵戶在那里收窩弓，管箭，見了李逵，滿身血污，驚

大公道酒灌醉李逵



一問曰：這客人如何獨自過嶺來？李逵曰：我是昨夜和娘過嶺，因我娘要水吃，我去取水，被大虫把娘吃了，被我先殺兩個小虎，後殺兩個大虎，眾獵戶不信，你一个人如何殺得四虎？李逵曰：你既不信，上嶺去尋獵戶，打起胡哨，聚集三五十人都拿鈎鎗，趕

李逵上山，看見洞口果然殺死兩個小虎，一隻母大虫死在洞邊，一隻雄虎死在岩下，眾獵戶把索縛起，扛抬下嶺。遂同去請賞，扛到曹太公庄上。此人原是閑吏，在鄉極力當時，曹太公親自接請李逵到廳，坐定，動問殺虎緣由。李逵逐一告明。太公問曰：壯士高姓？李逵答曰：我姓張名大胆。太公曰：真是大胆，壯士殺了四個大虫，安排酒食，管待前後村民都來看虎。入見曹太公，相待打虎壯士，却有李鬼老婆隨着眾人來看虎，認得李逵，回家來對爹娘曰：這個殺虎黑漢，正是殺我丈夫，燒我房屋的，他是梁山泊黑旋風李逵爹娘听了，連忙報與里正知道。他是黑旋風，如今官司出三千貫錢，拿他使人請得曹太公來商議。太公曰：你們要知真實，里正曰：見有李鬼老婆認得他，太公曰：問他還是

要去縣裡請功，抑是村裡討賞？若還他不去，縣便是黑旋風使人把爹灌醉，綁縛去縣裡，押了眾人，曰：說得是，商量定了。曹太公回家，又置酒相待，使曰：壯士解下腰刀，寬坐。李逵曰：我

知縣令李雲捉李逵



的腰刀已插在雌虎肚裡只是刀鞘在此若是開剝虎時可取來還我曹太公曰壯士放心
 我有好刁相送便問曰不知將士要將這虎解官請功只是在這里請賞李逵曰我是個過
 往客人偶然殺了四虎不須去縣請功有便賞發些若無我自去了太
 公曰如何敢輕慢壯士少刻村中敝取盤纏相送李逵曰布衫借一領
 與我換了太公教取青細布衲襖與李逵換了只見門前鼓响笛鳴都
 將酒來與李逵把盞李逵不知是計只顧痛飲不兩時辰把李逵灌得
 大醉立脚不住眾人扶到空屋下放番在棧上綁了便令李正去縣裡
 報知就引李鬼老婆去做原告証明泃水知縣聽得大喜即喚都頭李
 雲去解來有詩有証

面潤眉濃鬚髮赤
 沂水縣中青眼虎

又睛碧綠似番人
 豪杰都頭是李雲

商議朱富曰大哥不要慌李都頭有一身武藝百可智取不可力敵此人與我最好我有一
 計今晚備了酒肉下了蒙汗藥明日五更帶着數个人大家挑去半路寺他解來只做與他
 知縣喚李雲分付多帶人去密地將李逵解來李雲領命點起三十名
 土兵各帶器械便奔沂嶺村中來那朱貴听得这个消息慌忙與朱富

朱貴朱富計救李逵



把麥糶將眾人都番了却放李逵朱貴曰此計甚妙可去整頓朱富曰只是李雲不會飲酒
 便麼番了也醒得快日後得知在此安身不得朱貴曰在此賣酒也不濟事不如帶了老小
 跟我上山入夥却不快活今夜先將車兒載老小行李起身約在十里
 路外等候我却帶一包蒙汗藥在這里李雲不會吃酒時肉上多糶些
 朱富便去覓下一輛車子載了渾家兒女先去等候朱富朱貴當夜安
 頭酒肉將蒙汗藥拌了兩家火家各挑一担弟兄四更時分來到路口
 等候听得鼓响見李雲同土兵把李逵背綁解來朱富向前攔住叫曰
 賀喜師父小弟備酒來把盞便斟一大鍾把來勸李雲朱貴托過肉來
 李雲見了慌忙下轎來曰何勞賢弟如此朱貴曰聊表徒弟孝心李雲
 接過酒來不吃朱貴曰小弟已知師父不飲酒今日這個喜酒也要飲
 半盞李雲推托不過畧吸兩口朱富便揀兩塊好肉遞與李雲吃了朱
 富把酒來勸里正并獵戶等各三鍾朱貴便教土兵庄客都來吃了李
 雲喝教走路時見土兵都麻番了李雲已知中計恰欲回前不覺自家

頭重脚輕軟做一堆朱富朱貴各奪過朴刀來殺李雲朱富扯住叫曰他是我師父為人最
 好你只顧先走李逵曰不殺了曹太公老狗怎出這口氣便提朴刀搠死曹太公并李鬼老

李雲提刀趕殺李逵



婆里正等都殺了李逵朱貴提着朴刀便要從小路走朱富曰且慢却是我送了師父性命我想他前日救我的恩義等他趕來就請他同去入縣免得他回縣去吃苦朱貴曰我且先去趕着家眷朱富和李逵坐在路傍等候只見李雲提條朴刀飛奔趕來大叫強賊休走李逵見他來得兇起身挺刀來迎畢竟勝負如何且教梁山泊上添雙虎忠義堂前慶四人且听下回分解

錦豹子徑逢戴宗 病關索街遇石秀

豪杰遭逢信有因 連環豹鎖共相尋 矢言一德情堅石

軟血同心義斷金 七國爭雄今繼跡 五湖雲擾振遺音

漢庭將相繇屠釣 莫怪梁山錯用心

話說李逵與李雲鬥了十餘合不分勝敗朱富便把朴刀從中間隔開叫曰且不要鬥二人都住手朱富曰小弟多蒙師父指教鎗棒未曾做答只是我兄弟朱貴見在梁山泊做頭領今奉宋公明將令着他來照管李大哥被你拿了解官我兄弟如何回去見得宋公明因此做下這事恰纔李逵要殺師父却是小弟不肯只殺了土兵我想師父回去不得必來趕我却罷相拜師父如今殺害了許多人又走了黑旋風怎生回去見得知縣不如和我同上山入夥未

知尋意如何李雲尋思半晌曰賢弟只怕他那裡不肯收留朱富笑曰公明招賢納士如何不容李雲只得同去當日三人來趕車子半路上朱貴接見大喜一起登程至梁山泊大寨

晁蓋宋江分撥頭領



聚義廳來拜見晁宋二頭領朱貴曰此人是沂水縣都頭姓李名雲綽號青眼虎家兄朱富綽號笑面虎李逵訴說取娘情由大哭一回晁蓋等曰我料你從容差人去接免有此災眾皆含淚不已晁蓋仍令朱貴去管山下酒店朱富老小另處房屋住居議設三處酒館專一打聽事情延接義士上山本山西路李童威童猛開店令李立山南開店令石勇山北開店仍立水亭號箭接應船隻山前立三座大關令杜遷總行把守但有委用任從調遣又令陶宗旺總督三軍修理山路砌築碗子城垣令蔣敬靈管庫藏金銀倉廩出納數目蕭讓管寨中寨山下三關文約簿令金大堅刻兵符印信等項令侯健管造衣袍鏡甲五方旗

號令李雲監造房舍令馬麟監造戰船令宋江白勝金沙灘下寨令王矮虎鄭天壽去鴨嘴灘下寨楊春朱富管收山寨錢糧令宋清管設筵宴都分付已定忽一日宋江曰公孫一清回家探母今去已久不知消息相煩戴院長去探聽一遭戴宗曰小弟便行拜別了眾頭領下山作起神行法幸蓊州去三日來到沂水縣界

金瓶梅 第九十回

戴宗楊林相遇



口只聞人說前日走了黑旋風連累都頭李雲不知去向戴宗听了冷笑當日正行見一个大漢叫一聲神行太保戴宗問曰壯士是誰素未曾拜識如何呼我賤名那漢便拜戴宗連

忙答禮曰足下高姓大名那漢曰小弟姓楊名林祖居彰德府人氏原在綠林中安身江湖上都叫做錦豹子數月前酒店上遇見公孫勝先生備說梁山泊晁宋二頭領招贅納士寫下一封書叫小弟自來投寨入夥誠恐不納因此未敢造次曾說山寨中有个飛報頭領喚做神行太保戴宗一日能行八百里今見兄長行步非常因此叫声不期果是仁兄今日天使相會戴宗曰我今去尋公孫勝先生不期得遇足下楊林大喜結拜戴宗為兄戴宗收了甲馬二人投店歡飲次日早飯了楊林曰哥哥使神行法小弟去不得戴宗曰我這法也帶得同走便取兩個甲馬縛在楊林腿上自己只縛兩個作起神行法二人走到地名飲馬川楊林曰前面高山必有賊在內二人正來到山下忽然一聲鏗响走出一夥小喽囉擁着兩個好漢各挺朴刀喝曰會事的留下買路錢饒你性命楊林大怒挺鎗奔將入去那上首的大漢便叫那是楊林哥哥楊林認得上首大漢便來相見戴宗問曰那位壯士是誰楊林曰他是襄陽人氏姓鄧名飛因他兩眼紅赤人

戴宗見裴宣



在時做火眼兒能使鐵鏈人皆近他不得鄧飛問曰這位兄長是誰楊林曰是梁山泊好漢神行太保戴宗鄧飛曰莫不是江州戴院長麼戴宗曰小可便是那兩個拜曰久聞大名不想今日得會尊顏戴宗又問曰這位大漢高姓鄧飛曰他姓孟名康乃真定人氏善造舡隻因押花石綱要造大舡噴了提調官要併責他把本官殺了棄家逃出江湖綠林中安身因他長大都叫他做玉幡竿孟康楊林問曰二位兄長在此聚義幾時鄧飛曰有一年前遇着一位兄長姓裴名宣乃京兆人氏原是木府孔目出身為人忠直聰明人都叫他做鐵面孔目舞得好雙劍為一个貪濫知府到來把他刺配沙門島在此經過被我們殺了防送公人救他在此因他年長讓為寨主敢請三位同往小寨相敘片時二人隨至寨前裴宣出寨迎接到聚義廳上分賓坐定設席款待戴宗說起晁宋二頭領招贅納士結識四方豪杰許多好處裴宣曰小弟寨中有五百人馬金帛十車仁兄不弃引薦大寨願听号令戴宗大喜曰果有此心收拾行李待小可去蘄州見了公孫勝回來同去三人大喜當日吃得大醉次日戴宗楊林相辭下山登程二人曉行夜往來到蘄州城詢問公孫勝先生並無人知道次日行到大街只見遠地鼓樂迎個人來戴宗

公孫勝回來同去三人大喜當日吃得大醉次日戴宗楊林相辭下山登程二人曉行夜往來到蘄州城詢問公孫勝先生並無人知道次日行到大街只見遠地鼓樂迎個人來戴宗

張保等搶楊雄段



楊林立住看時，兩個小牢子，舉着綵繡之物，後面青羅傘，單個押獄劊子，那人生得好表人，物屬眼歪眉，面皮微黃，乃河南人，姓楊名雄，因隨叔伯哥哥來薊州做知府，在任而亡。一向流落在此，後來一個新任知府，却認得他，因此就叅他做本院押獄行刑劊子，更有武藝，面皮微黃，人稱他病關索楊雄。市曹決囚回來，眾相知與他掛紅賀喜，送回家去。正從戴宗、楊林、面削經過，一簇人在路口攔住，把蓋只見小巷裡走出七八個軍漢來，為頭的叫做殺羊張保，乃是薊州守禦城池軍人，帶幾個破落戶，吃得半醉，見他賞賜得許多段疋，便趕來叫曰：「節級拜揖。」楊雄曰：「大哥來吃酒。」張保曰：「我不吃酒，特來問你備有十貫錢使用。」楊雄曰：「我與你不曾交錢財，如何問我借錢？」張保曰：「你今日騙得百姓許多財物，如何不借我？」楊雄曰：「這是別人與我做好的，怎麼是騙百姓？」張保不應，領眾向前，把花紅段匹都搶去。楊雄大怒，向前打那搶物的，被張保把胸扭住，背後兩個揪住。楊雄被三人逼住，施展不得，只見一個大漢挑担柴來，見眾人逼住楊雄，動手不得，那大漢放下柴担，分開眾人，喝曰：「你們因甚打節級？」那張保睜眼喝曰：「餓不死的乞丐，敢來多管。」那大漢發怒，把張保匹頭只一提，顛番在地，那幾個被那大漢打得東倒西歪，在地張保扒將起來，走了。楊雄忿忿趕入小巷，去那大漢在路口尋人，厮打。戴宗看了，暗地曰：「此乃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真壯士也有詩為証。」

戴宗石秀酒店敘



路見不平，誠可怒。拔刀相助是英雄。慷慨相投入夥中。那堪石秀真豪杰。戴宗二人向前，勸曰：「好漢且罷。」到一個酒店，那大漢叉手曰：「多蒙二位解解，敢問姓名。」戴宗曰：「我乃戴宗，楊林外鄉人，因見壯士仗義，只恐拳重失手，誤傷人命，特地請壯士到此吃幾盃。」那大漢曰：「多得二位解解，又蒙賜酒，却是難當。」楊林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有何傷乎？」三人坐定，先與酒保銀一兩，整過酒來。戴宗問曰：「壯士高姓？」那漢曰：「小入姓石名秀，祖居金陵建康人氏，自幼學得鎗棒，一生純意，路見不平，便相助江湖上，叫小入做拚命三郎，因隨叔父來此販牛馬，消折本錢，流落在此賣柴度日。」戴宗曰：「賣柴怎麼勾發跡？」如今朝廷不明，奸臣當道，何不去投梁山泊入夥，朝廷招安，都有官做。」石秀嘆曰：「小弟無門可進。」戴宗曰：「壯士若肯去時，小可引進。」敘話將散，忽听得外面公人趕入店來，戴宗、楊林見人多，慌忙出店走了。石秀起身迎住，曰：「節級那里去來？」楊雄平身作揖曰：「纔蒙足下救我，只願趕。」

戴宗曰壯士若肯去時小可引進敘話將散忽听得外面公人趕入店來戴宗楊林見人多慌忙出店走了石秀起身迎住曰節級那里去來楊雄平身作揖曰纔蒙足下救我只願趕

石秀欲辭潘公回家



奪改定回來不見足下人說你在酒店吃酒特尋至此敢問足下高姓石秀通知姓名楊雄大喜喚酒保擺酒過來我今日結拜三郎為兄弟石秀大喜曰敢問節級貴庚楊雄曰我今年二十九歲石秀曰小弟今年二十八歲就請節級坐受拜為哥哥楊雄大喜暢飲稱還酒錢帶石秀回家楊雄便呼巧雲喚來與叔叔相見那婦人生辰原是七月七日生因此名做巧雲先嫁劇州王押司兩年身故後嫁楊雄石秀見了忙施禮曰嫂嫂請坐石秀參拜婦人還了兩禮收拾一間空屋石秀安歇了却說戴宗楊林尋問公孫勝而日絕無下落收拾行李便投飲馬川來邀裴官鄧飛孟康扮作官軍望梁山泊來見了晁蓋宋江等大喜收為頭領不題且說楊雄丈人潘公却和石秀開個屠宰舖眾親隣都來賀喜時值冬初石秀換了新衣下鄉買豬兩日回來只見舖店不開到家看時肉案砧頭都收了石秀村曰哥哥出外眼官不管家事必然嫂嫂見我做了衣裳又兩日不回故此不做買賣我休非出言自先辭回鄉便去收拾行李拏簿帳來見潘公潘公安排素食請石秀坐定吃酒石秀曰老丈且收過這本明白帳目我有半點私心天誅地滅潘公曰叔何故出此言石秀曰小人離家七年今欲回去走一遭交還帳目今晚相辭明日早行潘公听了笑曰叔且住听老漢說明正是報恩壯士提三尺破戒沙門喪九泉

裴如海送物與潘公



第四十二回 楊雄醉罵潘巧雲 石秀智殺裴如海
 朝看法華經 暮念法華咒 種瓜還得瓜 種豆還得豆
 經咒本慈悲 冤結如何救 照見本來心 方便當明鏡
 心地若无私 何用求天祐 地獄與天堂 作者還自受
 潘公曰老漢知叔叔的意思你只道不開店了因此要去不瞞叔說我這小女先嫁本府王押司不幸故了明日是二周年做功德果超度他因此敬了兩日買賣今日請下報恩寺僧來做功德老漢敢煩叔叔支持一二石秀曰既然如此再住幾日只見道人挑經担來家鋪設法場建造功德楊雄回家分付石秀曰資弟我今夜却值當年不得回家看顧凡事央你支持石秀曰哥哥放心自去兄弟替你調理楊雄去了只見一個少年和尚入到裡面與石秀打個問訊石秀答禮曰師父請坐隨後一個道人挑兩個盒子入來石秀叫潘公曰有個師父在這里潘公听得出來那和尚曰乾爺如何不到敝寺來潘公曰開店沒工那和尚曰无有甚好物相送特具掛麩京菓三齋表微意潘公曰如此多謝教石秀收了入去只見婦人從樓上下來淡

眾僧道場誦念經文



枚輕抹便問叔誰送物事來石秀曰一個和尚送來那婦人笑曰是師兄海闍黎裴如海原是裴家絨線舖小官人出家因他師父是家裡門徒結拜我父做乾爺長叔兩歲叫他做

師兄叔也晚間听他請佛念經極好清音石秀曰原來恁地那婦人出到外面那和尚合堂打個問訊婦人曰師兄請坐和尚曰敝寺新造水陸堂正要請資妹去看只恐節級見怪婦人曰先母死時曾許下血盆

經愿也要到寺还愿只見丫嫖托出茶來那婦人拿起一盞茶双手遞與和尚那和尚一边接茶兩眼只顧看那婦人那婦人嘻嘻笑着不意石秀在布簾裡張見心中忖曰莫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我幾番見他對我說風話我只以親嫂待他原來這婆娘不是好婦人走將出來那

婦人放下茶盞便曰叔請坐那和尚慮意問了鄉貫便起身曰小僧去接眾僧來赴道場那婦人送了和尚出門自入裡面去了不多時海闍黎引眾僧赴道場待茶畢打動鼓鼓海闍黎搖動鈴杵發牒請佛只見那婦人喬素梳妝來到法壇上執炉拈香禮拜那海闍黎念動佛經

一堂和尚見那婦人都七顛八倒起來証盟了請裡面吃齋海闍黎回頭看那婦人那婦人以目送情石秀見了心中火起眾僧吃了齋復入道場石秀假推肚疼自去板壁後假睡那

潘公同女往寺還愿



婦人自去支持做到四更眾僧困倦那婦人叫丫嫖請海闍黎說話那和尚來到這婦人面前坐在和尚袖子曰師兄明日收功德時就對我爹爹說血盆一事不要忘了和尚曰只怕這個叔叔好生利害婦人曰他人不是親骨肉海闍黎曰如此小僧放心石秀張見忖曰哥恁地豪杰却撞這個淫婦當夜道場滿散婦人上樓去睡次日海闍黎又換一套齊整僧衣逕入來那婦人听得忙下樓來接入裡面坐了婦人曰師兄夜來勞神和尚曰今日特來謝齋資妹要还心愿請个疏頭婦人請父親出來商議曰我要还血盆經愿明日師兄作會先教師兄回寺念經我和你明日去寺裡証明了件大事潘公曰只恐明日買賣要緊婦人曰有石叔在家不妨便將銀與海闍黎作會錢相別去了當晚楊雄回家婦人教潘公對楊雄說道我媽臨死時女兒許下血盆經愿報恩寺明日作會我和女兒去寺裡証明先說與你知道楊雄曰大嫂你對我說何妨婦人曰只怕你嗔怒不敢對你說次日五更楊雄自去畫卯巧雲起來濃妝淡抹收拾香盒二乘轎子同迎兒潘公換了衣裳對石秀曰相煩叔照管門前老漢和拙女同去還愿便同石秀笑曰多燒好香回來石秀心中已知其意潘公和迎兒跟着轎子前望報恩寺而來有

詩爲証

眉眼傳情志不分

禿頭慈戀女釵裙

設言實利還心愿

却向僧房會雨雲

潘巧雲與和尚通情



婦人便叫迎兒去看侍潘公那和尚把樓門拴了向前捧住婦人曰我見娘子十分錯愛難得這個機會作成小僧則小婦人曰奴亦有心久矣奈我丈夫不是好惹的那和尚便抱住

如海令胡道探消息



婦人向床前卸衣解帶會合雲雨和尚曰你既有心于我死而无怨只是今日霎時快活不能終夜歡娛必然害殺小僧婦人曰我已尋思一計我丈夫一个月有二十日當牢上宿我自買迎兒教他每日在後門伺候着我丈夫不在我便以燒夜香爲名

你便入來不妨你尋個報曉頭陀後面敲木魚叫佛便好出去一者得他外面看顧你方知天明和尚大喜婦人曰我快回去你萬勿失約那婦人整理雲鬟開了樓門下來教迎兒叫起潘公海關黎直送到山門外那婦人作別上轎歸家海關黎本房原有个胡道人今在寺後小庵中過活每日五更去敲木魚勸人念仗海和尚喚他來房中安排好酒相待又取銀子與他胡道尋思與我銀子必有用我處乃問曰師父但有使令小道即當向前海和尚曰我不瞞你今有潘公文兒和我來往約定後門有香桌在外時便教我去央你先去探看有无我總可去又要晚你每日五更可就来後門把大水魚敲鬪声叫伏我便好出來胡道曰這事容易當時應允後人有詩爲証

送煖偷寒起嗣胎

壞家端的是奴才

請看昔日紅娘子

却把鸞兒哄出來

又李卓吾先生詩

公案大許志傳

卷之

十八

和隆與雲行雲雨

石秀酒館報知楊雄



浚婦淫心不可捉 自送温存會賊黎 光頭秃子何堪取 又約表情在夜時
若无石秀機閃到 怎改楊雄這路迷 碎骨分骸也不願 從君看罵割心劇

且說楊雄此日正該當牢未晚自去監裡上宿這迎兒排了香桌那婦
人在边伺候初更左側一个人帶了頭巾閃將人來迎兒問曰是誰那
人也不應除下頭巾露出光頭婦人見是海閣黎罵一聲賊秃到好見
誠兩個揆抱上樓去了迎兒撥過香桌自去睡了他兩個當夜如魚似
水快活淫戲自古欢娛嫌夜短只恐金雞報曉声正在綢繆听得木魚
响叫佛和尚婦人夢中驚醒和尚披衣起來曰我去了婦人曰不可負
約和尚依然帶上頭巾迎兒開門放他去了自此為始但是楊雄出去
那和尚便來家中潘公未晚先睡迎兒已自做一路了只是瞞石秀自
此往來一月有餘石秀有這件事望心每七委决不下又不曾見這和
尚往來每日只听得振曉頭陀來巷裡敲木魚高声叫佛石秀是个乖
竟的人思付曰這條巷是條死巷如何有這頭陀連日早敲木魚叫佛
事有可疑當夜十一月中旬之日石秀正睡不着只听得木魚直敲人巷裡來到後門口叫
道普度眾生救苦救難諸佛菩薩石秀听得叫得蹊蹊便跳將起來去門縫裡張時見一个

人帶頂頭巾從黑影裡走出來和頭陀去了隨後迎兒開門石秀嘆曰哥七如此豪杰倒
被這婆娘瞞過了做成這事勾當天明把猪出門賣个早市吃飯後逕到州衙前州橋邊過



楊雄問曰兄弟那里去來石秀曰正來尋哥七楊雄曰我常事官假忙
都不曾與賢弟敘話且和你去酒樓上欢飲敘情兩人進酒店裡坐下
叫酒保安排盤饌楊雄是个性急的人見石秀不悅便問曰賢弟你心
中不悅莫不是家中有甚言語石秀曰家中无事小弟感承哥七把做
親骨肉相待有句話說哥七每日出來承當官府却不知這個嫂七是
个不良之婦兄弟已看多遍了尚求敢說今日看得仔細來尋哥七直
言休怪楊雄曰你且說是誰石秀曰前做道場請那賊秃海閣黎來嫂
七和他眉來眼去弟三日又去寺裡還愿面帶酒痕我每日只听一个
頭陀五更直來巷內敲木魚念佛被我起來張時看見那賊秃帶頂頭
巾從家裡出來這等淫婦要他何用楊雄听了怒曰這賤人怎敢如此
石秀曰哥七息怒今晚都不要說明日只推做上宿三更後却回來敲

門那厮必然後門走兄弟一把扯住憑哥哥發落楊雄曰兄弟說得是兩個再飲只見兩個
虞候叫楊雄曰那裡不去尋節級來知府在花園裡教尋節級來教我們使捧楊雄便教石

楊雄酒醉罵潘巧雲



秀先行自和虞候到後花園中使捧知府大喜取酒賞了十大鍾楊雄醉了眾人扶歸那婦人見丈夫醉了和迎兒挽上樓去楊雄坐在床上迎兒去脫鞋婦人與他除頭巾楊雄看見妻子怒上心來罵曰你這賤人腌臢潑婦那厮敢來大虫口裡倒涎我手裡拿到不得輕放了你那婦人吃了一驚楊雄睡到五更酒醒討水吃那婦人通水與楊雄吃了桌上殘燈尚明楊雄問曰大嫂你不脫衣來睡婦人曰你吃醉了怕你要吐那顧脫衣楊雄曰我不曾說甚麼來婦人曰往常吃醉便睡夜來有此放干楊雄又問石秀兄弟這幾日不曾和他吃酒婦人也不應坐在床上流泪嘆氣楊雄曰為何煩惱那婦人曰我爹娘當初把我嫁王押司誰敢欺負你婦人曰我說與你結義兄弟石誰知不與我做主楊雄曰誰敢欺負你婦人曰我早晨我在厨下洗面這厮從後面走來看見没人便伸手來摸我胸前曰嫂嫂有孕也无被我打脫了手本待要弄張起來又怕隣舍知道取笑待你回來却又醉了又不敢說我恨不得吃了他你還問他怎的楊雄听了大怒便罵曰昼虎食皮難盈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這厮倒來我面前說海闊黎許多事情不是我親兄弟赶了出去便罷楊雄天明來

石秀殺和尚頭陀



對潘公曰從今日休要做買賣把肉案都拆了石秀正來開店只見拆了肉案笑曰這是哥上醉了出言走透消息倒被這婆娘使見識友來訕我若與他爭辨教哥上弄出醜來只是別作計較便收拾行李來辭潘公曰今日哥上收拾肉舖小人告回潘公被女僧分付也不留他石秀相辭去了只在近巷內尋店安歇尋思曰楊雄待我最好要與他明白此事如今且去探他幾時當晚上宿到晚去楊雄門前探听只見牢子取舖蓋出去石秀曰今晚必然當晚上宿四更起來帶了腰刀逕到楊雄後門伏在巷內五更時分只見頭陀挾木魚在那巷口探听石秀閃在背後一手扯住把刀去頸上放着低声喝曰你若高聲便殺了你你好上實說海和尚叫你來怎的頭陀曰你饒我便說石秀曰快說來我饒你頭陀把根由說了一篇見今海和尚還在他家睡着我敲得水魚响時他便出來石秀曰借你衣服水魚與我頭陀把衣服脫下被石秀一刀把頭陀砍死在地穿了衣服把木魚敲入巷內來海和尚听得水魚响連忙起身走出後門石秀只顧敲高聲便殺了你只待我剝了衣服便罷即將衣服脫了一刀砍死在頭陀身傍將了兩人衣

和尚屍骨

服捲做一團回家去睡却說城中一個賣糕粥的王公與小僕早挑一担糕粥出來起早市來到死屍邊却被絆倒把一担糕粥傾在地下只听得叫道苦也一個和尚醉倒在這里王公扒起來摸了兩手血跡隣舍听得開門出來把火照時偏地都是血



全像水滸志傳卷之九

兩死屍挺在地下架隣舍一齊拿住老子要去官司陳告正是屋漏更遭連夜雨行航又被打頭風且听下回分解

國眾鄰王公見知府

新刻全像水滸志傳卷之十一

第四十三回 楊雄大鬧翠屏山 石秀火燒祝家庄

古賢遺訓大叮嚀 氣酒財花以去親 李白沉江正鑑誠

綠珠累玉更分明 銅山蜀道人何在 爭帝圖王客已傾

寄語縉紳須頴悟 休貪四字日營營



却說眾鄰扭王公到蘄州府裡首告知府恰總陞堂一行人都跪下老子告曰小人賣粥營生今日起早只顧走路不看下面一交絆番只見兩個死屍在地一時失驚叫起被眾隣舍扭到臺下望青天明鏡詳察知府隨即取了供狀教里甲作押王公一千人持檢驗屍首回報殺死僧人係是報恩寺闍黎裝如海傍邊頭陀係是寺後胡道二屍不掛一絲番下兇刀一把頂上各有砍死刀痕知府教捉本寺首僧問其緣故俱各不知情由當案孔目稟曰二屍赤体必是和尚幹不公不法之事互相殺死不干王公之事隣舍教召保听候屍首令本寺備棺水盛

敏立了文案隨即發落了那蘄州城裡子弟都知此事做成一詞曰
耐死囚元狀 做事直任狂蕩 暗約嬌娘要為夫婦永同鴛帳 怎奈貫惡滿盈玷